

马鸿逵

传

张树林

张树彬

下册

新绿丛书



XINLU CONGSHU

宁夏人民出版社



MA HONG KUI ZHUAN

马鸿逵

传

下册



张树林

张树彬

宁夏人民出版社

XINLÜ CONGS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鸿逵传/张树林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3.11

(新绿丛书/马汉文主编)

ISBN 7-227-02678-7

I. 马… II. 张…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204 号

马鸿逵传(下册)

张树林 张树彬 著

责任编辑	苏吉宁
封面设计	鲁海成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美利科技印刷纸品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678-7/I·683
定 价	36.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绿丛书

XINLU CONGSHU

编委会名单

名誉主编：李东东 张贤亮

顾问：朱昌平 高伟

主编：马汉文

副主编：郭光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汉文 布鲁南 李秀琴 陈有满

杨森林 郭光华 胡建国 彭生



目 录

第四章 主政宁夏(二)

- 一 表态抗日 模棱两可观风向 表态抗日顺潮流 (1)
- 二 绥西抗战 畏敌如虎惧日寇 未听枪声望风逃 (10)
- 三 防空御敌 亡羊补牢防空袭 两腿发软受虚惊 (22)
- 四 觊觎阿旗 觊觎蒙旗扩地盘 老娘出马赚达王 (27)
- 五 寸权必争 勾心斗角争权力 大权独揽搞世袭 (33)
- 六 专制独裁 封建专制宁夏王 一手遮天土皇帝 (43)
- 七 妻妾成群 “万物育马”庄园多 三宫六院妻妾众 (49)
- 八 “澄清吏治” “查赃剔官”除异己 杀鸡敬猴惩贪官
..... (57)
- 九 垄断经济 垄断经营敛财富 苛捐杂税刮民膏 (65)
- 十 建设地方 发展交通修道路 灌溉农田兴水利 (78)
- 十一 开办工厂 捡回破烂建电厂 兴办工业开财源
..... (95)
- 十二 “雷马斗法” 不惧权威小人物 寝食难安省主席
..... (102)

第五章 反共到底

- 一 封锁边区 并村清野修碉堡 抗日胜利反叹息 (120)
- 二 清剿异党 特务遍布查异党 滥施刑罚杀无辜 (129)
- 三 兵援包头 积极出动抢地盘 草草收兵恐吃亏 (138)



- 四 袭扰盐池 制造摩擦扰苏区 丢盔弃甲退河西 (142)
- 五 进犯三边 扩张地盘做美梦 得而复失遭痛击 (149)
- 六 援救榆林 反攻倒算占三边 卷土重来又逃窜 (156)
- 七 遵蒋电令 虚于委蛇援包头 提心吊胆保宁夏 (173)
- 八 二马争雄 各想拳经争长官 精心算计遭捉弄 (181)
- 九 二马联军 二马联军犯陕西 同床异梦各打算 (190)
- 十 全线败退 南线溃败失陇东 东线尽弃丢三边 (197)
- 十一 举棋不定 是战是和两为难 不战而降心不甘
..... (208)
- 十二 拒绝和谈 有意拖延失良机 拒绝和谈错打算
..... (216)
- 十三 负隅顽抗 穷兵黩武学山西 孤注一掷守宁夏
..... (228)
- 十四 残部投诚 群龙无首鸟兽散 众叛亲离主帅逃
..... (244)
- 十五 树倒猴散 不战自溃马家军 土崩瓦解小朝廷
..... (256)
- 十六 倾巢覆亡 雨夜入城解放军 灰飞烟灭家天下
..... (262)

第六章 流亡海外

- 一 飞往台湾 一夕数惊惶惶然 无家可归走台湾 (272)
- 二 金蝉脱壳 “褫除党籍”遭弹劾 “喊冤叫屈”谁人理
..... (279)
- 三 漂泊异域 不甘寂寞出风头 自讨没趣受斥责 (290)
- 四 客死美国 漂泊异国堪凄凉 落叶归根还故土 (296)
- 后记 (302)
-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304)



第四章 主政宁夏(二)

一 表态抗日

模棱两可观风向 表态抗日顺潮流

由开始对日本人态度暧昧,到最后表态抗日,经历了一段复杂的转变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4月,日本军阀便伪造一个田中内阁呈日皇的“秘密奏折”,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这说明日本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为侵略的初步目标,并否认它们是中国的领土。1927年10月蒋介石下野,曾一度得到日本与田中内阁会见,双方达成“日本承认国民党统一中国,蒋介石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中国东北发动“独立”,1928年6月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以便实现其独占东北的阴谋计划。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统一”了中国。由于蒋介石亲美,自然使日本大为不满,开始以武力侵略中国,特别是进攻东北、内蒙和华北,进而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中国东北大好河山;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



日军侵占热河；1934年，日本陈兵华北，进逼平津；1935年，日军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内蒙古和绥远。他们制定了“准备着随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古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方针。在这条战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夺取了内蒙古，日军就可以直入新疆，并直接威胁陕、甘、宁、晋数省。由内蒙古向南，侵入冀、晋、陕等省，是日军侵入中原腹地的理想通道。

内蒙古王公在清代与满洲贵族长期联盟，享有很大的政治经济特权。民国以后，腐朽的王公制度遭受沉重地打击，蒙内上层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恢复以往荣华富贵的旧梦，不惜投靠任何反动势力。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为首的民族败类、蒙奸、反动上层分子，积极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日本关东军板垣四郎、东条英机等重要人物先后会见德王，以建立“内蒙古国”为诱饵，鼓吹“日、满、蒙共同合作”。1933年7月成立了“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要求实行所谓的“高度自治”。1935年组织了德王和汉奸李守信为首的“内蒙古军总司令部”。1936年5月又在化德组织成立了伪“内蒙古自治军政府”，制定了“扶植军政府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扩大”的方针，并指挥伪军向绥北、察北等地进犯。

东北沦陷后，国民党忙于围剿红军，对日不断妥协让步。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军占领了华北广大地区。日本急于全面侵华，侵占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富庶之区，面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西北地区，则采取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想利用蒙、回、藏等民族，以“民族自决”为诱饵，



挑起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的战争,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伎俩。

1935年绥远危急,一时全国舆论鼎沸,亿万双眼睛盯着绥远省主席、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1936年秋,绥远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四郎潜行抵绥,胁迫傅作义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出面领导“华北独立”,当即遭到傅作义严词拒绝。傅作义斩钉截铁地说:“内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致书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鼓励,傅作义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更加坚决,不断对日军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通过红格图尔战役、百灵庙大捷,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绥蒙地区逐步落入日寇控制后,宁夏马鸿逵对日本的态度如何,对时局十分重要。不仅因为内蒙古额济纳、阿拉善两个旗自1929年后划归宁夏省管辖,而且因为宁夏与绥远相邻,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若马鸿逵能站在抗日一面,傅作义则没了后顾之忧,且有了后盾;如果马鸿逵为日本所利用,则可能与内蒙古的伪军南北夹攻傅作义部,迫使傅作义部退出绥远,这样,不但使西北门户大开,而且畅通了中原的通道,日军可实现其全面进攻的意图。

马鸿逵对日本的态度一直处于游移观望之中。一方面他追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愿得罪日本人。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让日本人插手宁夏,在他统治的地盘上发展势力,干扰他独占宁夏。同时,鉴于全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马鸿逵向来沽名钓誉,也不敢担当汉奸的恶



名,不敢跟日本人公开接触。马鸿逵曾一度下令不许宁夏边卡各车站给日本人售票,也不许汽车司机搭载日本人。他的这种态度正像当时共产党驻兰州代表谢觉哉总结的那样,“虽没降日胆量,也没抗日胆量。”

“九一八”以后,日本就开始派遣特务潜入绥远各盟、宁夏两旗及甘肃酒泉等地进行间谍活动,搜集情报。后来不断扩大活动,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派遣汽车、驼队运送物资。并企图制造民族矛盾,分化西北各民族与祖国的关系。日本间谍散布谣言说:“傅作义失败了,日本人已占领绥远,马步康(青海驻酒泉部队)回子军要杀蒙民,汉人靠不住,日本人才是蒙古人的朋友”等等。

1935年夏,日本特务机关长江崎寿夫少将率领大西俊三、松本平八郎等十几个间谍及汉奸四五十人,由百灵庙乘汽车到达东庙,在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修建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通航。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活动都是在马鸿逵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他熟视无睹,尽量避免同日本人直接接触,保持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

日本间谍以武力压迫额旗图王从事间谍活动。图王态度模棱两可,而其弟塔王受日本人毒化最深,互相勾结,将该旗保安队一百余人交日谍驱使。日本人以额旗为据点,势力已侵入甘肃安西等地,十分嚣张。马鸿逵则借口地理位置边远,不闻不问。日本特务机关派两个会说华语的间谍,持国民党北平某机关的旅行证来宁夏,住进通商旅馆,在福庆楼宴请宁夏厅长、处长等官员,马鸿逵应邀也亲自去参加。1935年秋,日本十余人的所谓“经济考察团”由百



灵庙出发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考察经济、拍摄照片。马鸿逵非但不加制止,还在省政府大礼堂举办秦腔晚会招待,并约日本人到其私宅密谈。

1936年,傅作义不断打击日军,日本人更是加紧了在马鸿逵的拉拢。2月,日本板垣四郎中将飞抵阿拉善旗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宁夏省方派省政府秘书长叶森、蒙藏委员会驻宁调解组组长刘柏石等前往定远营与板垣四郎谈判。双方对日本人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问题发生了争执,板垣又派四名特务到宁夏活动(有传说板垣本人也化装秘密来到宁夏与马鸿逵会晤),向马鸿逵施加压力。马鸿逵不敢正面得罪日本人,却将定远营站卖票给日本人的售票员和搭载日本人班车的司机枪毙陈尸街头,以示对日本特务的“警告”。但日本人看后说“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置之不理。

马鸿逵的异母兄弟马鸿炳,自1932年离开部队寓居北平。“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要拉拢马鸿逵,积极物色与马鸿逵有关系的人从中牵线搭桥,自然就选中了马鸿炳。日本人对马鸿炳以重金收买,极力照顾其生活,并邀请其出任伪职。此事被蒋介石侦知,电告马鸿逵“最好把令弟从北平叫回宁夏”。未出一月,马鸿炳应其家兄召唤,在蒋辉若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回到绥远,又随商人的驼队回到宁夏。

蒋辉若是临夏回民,曾在马鸿逵混成第五旅任骑兵团长,后离开军队,落魄北平,投靠日寇任西北保商督办,专门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勾结甘、宁、青走私奸商往来于北平、天津、沈阳之间贩卖日货、推销烟土。马鸿炳回宁夏又给马鸿逵和蒋辉若牵上了线。马鸿逵以富宁公司和宁夏银



川银行的名义,与蒋辉若勾结,频繁往来,此事又为蒋介石侦知,曾电驻榆林的邓宝珊,让其密切注意并调查马鸿逵勾结日寇板垣四郎及串通汉奸走私的情况。

就在马鸿逵对日本的态度举棋不定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马鸿逵对抗日的态度也终于由观望逐渐变得肯定下来了。

1937年春,南京政府责令宁夏省政府民政厅长李翰园取缔日本设在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马鸿逵也有心拔掉这颗钉子,却又不愿意直接得罪日本人,想借刀杀人,便以额济纳旗距宁夏较远,率部队前去不便,要求南京政府和青海马步芳协商,协助办理此事。经协商马步芳答应,令驻酒泉的马步康旅协助,马鸿逵即派民政厅长李翰园率人前去完成此项任务。李翰园率五名随从乘汽车经兰州到达酒泉,马步康旅对完成此项任务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协助态度。李翰园以马步康旅为军事后盾,率领一排军队于1937年7月7日到达东庙,向额旗旗长图王说明来意,要求合作。当日夜晚及次日,李翰园率队逮捕了十名日本特务和五名汉奸,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两部无线电台,三辆军用卡车,以及军用地图、文件等物。

几日后,日本派遣以横田中将为为首的三名日本间谍和七八名回族奸细,以骆驼一百余头载航空汽油等物资,从磴口北边的巴音冒堵经定远营、古鲁乃、马鬃山去安西设立特务机关,其任务是与德国希特勒派出的间谍在安西联络,建立德日航空联络站。日本间谍所经过的地方巴音冒



堵附近，马鸿逵驻有三百多人的武装缉私队，定远营也驻有一个步兵团，但马鸿逵得到情报后并未让就近的部队采取任何行动，而是电令正在千里之外东庙的李翰园“相机处理”。李翰园接电令后即到酒泉和驻军马步康旅协商，率部队前往古鲁乃，将横田等一行全部截获。

李翰园截获的回奸中有一名是青海阿訇。他将这些日本特务和回奸押解返回，到酒泉时，那名青海阿訇失踪了，据说这个阿訇是马步芳的亲信，马步芳与日本人也有说不清的关系，怕由这个阿訇露出蛛丝马迹，所以指使马步康旅放走了。李翰园要追查此事，马步芳大为不满，指示马步康旅阻挠李翰园的活动，并相机对李采取行动。后经国民党西北行营副主任贺耀祖与马步芳协商，青海阿訇不予追究，并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及骆驼全部交给马步芳部，所获电台、卡车及文件带往兰州，李翰园始得返回宁夏。

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仍然没有放弃对诸马拉拢的计划。日军攻陷大同，阎锡山为保卫山西老巢，将驻守绥远的三十五军傅作义部和陆军第七十师王靖国部调回山西，绥远既无守军，又无政府，等于自动放弃。所以日军如入“无人之境”，10月17日占领包头，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部”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回民蒋文焕为督办。日本人这样的安排，意在暗示回族诸马：日本希望同他们“合作”。

日本人要求同马鸿逵“合作”的希望最殷切。为此，日本特意从东北找了一名姓张的阿訇，派往宁夏马鸿逵处做说客。张阿訇才到了包头，就被马鸿逵派人前往阻止，不让其到宁夏来。几天后日军又派一架飞机向宁夏城空投“满洲国”信



件,劝马鸿逵投降,拥护“满洲国”。马鸿逵未予理睬。

日本人仍不甘心,日军头子板垣四郎又飞到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鸿逵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隍前往与板垣交涉。马鸿逵给周百隍交底说,要和日本人“誓不两立”。板垣四郎对马鸿逵不能亲自前往很不满意,说马鸿逵家是“清室历代忠良”,现在清帝国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该继续为清室效力。周百隍说:“在现时敌对情况下,马主席怎能来见你……八国联军时,你们出兵最多,马家人许多在北平正阳门上被你们日军杀死,如今是家仇未报,国仇未雪,誓不两立。”马鸿逵对日本的态度终于明朗化了。板垣回北平后又来电威胁,声称要派大军惩罚。马鸿逵便积极加强宁夏城内的防空工事。三个星期后,日军派飞机大举轰炸宁夏城及近郊,日本策动马鸿逵投降的阴谋即宣告破产,马鸿逵同日本人暧昧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马鸿逵也在公开场合大讲“实施总动员”、“参加抗战”,并把群众抗日活动说成是他“动员”“号召”的结果。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淮安新安学校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历经十九个省。1937年秋来到宁夏,推动了宁夏省城的抗日活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在校教导主任侯亦人的赞同和支持下,开展了爱国主义的抗战教育。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在学生中大讲时事。从国际到国内,从德、日、意法西斯到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从意大利并吞比西尼亚,到日寇侵略中国;从南京大屠杀到徐州突围,山东失守,韩复榘被处决;从八路军火烧杨明堡到平型关大捷



……郝俊清、薛云亭等教师先后给学生教会了《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中国》、《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鲜花》、《风阳歌》、《卖报歌》、《毕业歌》、《悼念鲁迅先生》等以及外国歌曲《囚徒歌》、《伏尔加船夫曲》等，学生中大唱救亡歌曲，风行一时。

1937年初冬，经侯亦人、薛云亭、涂冲苓三位进步教师一再商议，并取得校长高立天的同意，在实验小学成立了一个少年抗战救亡团体——“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当时任实验小学教导主任的杨文海为主要领导人，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直接指导了少战团的工作，该团成为中共宁夏工委的外围组织。少战团成立后，为了争取公开合法地位，杨文海等人率团员多次向马鸿逵请愿，要求前往战地服务，到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一开始，马鸿逵不好拒绝少战团的抗日要求，只好以“你们都是些杂娃，出去后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了”为由，对少战团的活动加以限制。1938年1月，马鸿逵在全国的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驱使下，准予登记“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为公开合法组织，在宁夏境内活动，改名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

1938年“三八”妇女节，宁夏实验小学教师和少战团的女团员联合其他学校女教师、女学生和社会各界妇女，在实验小学大礼堂召开纪念会，并向马鸿逵的五姨太邹德一发了请帖。邹德一虽未到会，但给大会写了贺信。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章到会并讲了话。同年“四四”儿童节，少战团在省府礼堂组织了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演讲比赛，省主席马鸿逵及其他要员应邀参加。少战团副团



长李志纯讲演的内容生动,感情丰富,博得了一片喝彩声。马鸿逵也被李志纯的讲演所感动,翘着大拇指连声高喊:“尕娃讲得好!讲得好!”并走到前台把随身带的一枝钢笔亲自奖给李志纯。

得到马鸿逵的认可,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就可以公开活动。1938年8月以前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在宁夏省城和南北各县——贺兰、平罗、石嘴山、永宁、宁朔、吴忠、灵武、金积、中宁和中卫,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唤起民众,激发民众抗日热情,推动抗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宁夏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二 绥西抗战

畏敌如虎惧日寇 未听枪声望风逃

口头上积极抗日,行动却一味拖延。抱定守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主意,又信心不足,时刻作逃跑的打算。倒是借抗战之名扩充了军队……

日本帝国主义对宁夏“和平”策变阴谋失败后,便对绥西、宁夏采取军事进攻,大量增兵包头,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宁夏这时直接面临日本入侵的危机,成为中日西部战场的要冲。马鸿逵此时感到了抵抗日本入侵已为刻不容缓之工作。但因在绥远有傅作义率领的三十五军及地方团队数万之众,驻扎包头以西河套地区继续抵抗,才算是给马鸿逵吃了一粒定神丸。马鸿逵还是抱定保存自己实力的原则,对于抗日仍然是以御防为主,立足于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1937年冬季开始,分别于1937、1939、1940、1942



年分四期修筑省防工事。在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深宽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伪装,以阻止日本的装甲车及重炮武器通过;在磴口、三盛宫以北的百余里,破坏断绝主要道路,挖设壕沟;在贺兰山麓、黄河渡口等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设置阻绝阵地;在石嘴山至白虎涧、马高庄至磴口、李岗堡附近等地加强防御工事,隐蔽埋伏炮兵。

“八一三”事变爆发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面抗战开始。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全国抗日军队进行改编。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将甘、宁、青、绥划为第八战区。青海马步芳部八十二军、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军与宁夏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马鸿宾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为总司令。因宁马与青马互有矛盾,且驻地分割,不利指挥调动,不久又将马步芳部八十二军和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军隶属于第八战区东路指挥。十七集团军只剩下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和青海马麟部,马鸿逵任总司令,马麟、马鸿宾为副司令。

1938年5月,蒋介石扩编马鸿宾部为八十一军,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在西北诸马中,马鸿宾最具抗日精神。他平时要求军人们“要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土卫国,尽职尽责。在战场上要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早在1938年春,马鸿宾在宁夏望洪堡举办了一个军官训练班,把全军营长、连长两级军官集中训练了两个月。马鸿宾平时穿便装,但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他身着戎装,佩中将领章,特意展示军人的威武。他对大家说:“日寇